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刘丹青卷

历史语法

汉语方言

汉语语法

汉藏语系

词汇学 方言学
应用数理语言学
语言类型学 语言学 音系学
数理语言学 数理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
语境学 语境学 生物
对比语言学 对比语言学
人类学 人类学
文字学 文字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 历史比较
构词学 构词学
统计语言学 统计语言学
汉语语言学 汉语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
语境学 语境学 生物语



青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刘丹青卷/刘丹青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444-5099-7

I. ①著… II. ①刘…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②刘丹青-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3929号

责任编辑 芮东莉 廖宏艳

封面设计 陆 弦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刘丹青卷

刘丹青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地 址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20.5 插页 6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5099-7/H·0225

定 价 60.0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出版说明

上海教育出版社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语言学学术著作的编辑和出版工作。

为了不断推进中国语言学研究科学化、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我社广泛听取学界意见，决定编辑出版“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丛书。丛书拟分辑出版，持续推出。

潘悟云教授和游汝杰教授长期担任我社的特约编审，这套丛书邀请他们主持工作。

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对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1年2月

作者学术简历

刘丹青,男,汉族,1958年8月生于江苏无锡,长于苏州吴江县(现吴江区)。1976年高中毕业,1977年1月作为知青下乡,旋任教于吴江同里中学。高考恢复后于1978年3月入读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中文系77级本科。1982年春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张拱贵教授。1984年底留校任教,先后受聘为讲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后担任该校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其间于1988年夏至1989年夏在美国纽约州的联合学院(Union College)进修、教学。1996年调入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先后受聘为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先后担任副所长、所长。其间于1997年5月至2000年9月在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徐烈炯教授。2001年4月借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中国语文》副主编,次年正式调入,继续任该刊副主编,并先后任所长助理、副所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学系主任,2013年8月任所长。曾兼河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现兼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曾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教育学院、德国柏林社会科学院普通语言学研究所、台湾清华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法国社会科学研究东亚语言研究所、匈牙利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韩国庆熙大学、西江大学、高丽大学、首尔大学等处进行访问研究或讲学,并曾在瑞典、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及澳门等地参加学术会议。

刘丹青从本科开始从事汉语语法和方言的研究,从跨方言语

法比较拓展到类型学视角的跨语言跨时代研究,研究对象覆盖古今汉语,吴、江淮、徽、粤等几大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及外国语言。研究领域以语法为主,兼及语音、词汇语义、文化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中英文论文发表于中国、美国、日本、法国、韩国等国家及台湾、香港等地区的语言学期刊及文集。有著作被翻译成韩国语、日语并在韩国、日本出版。

刘丹青致力于将具体语法现象置于人类语言共性和类型差异的大背景下考察,注重理论探讨和新领域的开拓,注重将现代语言学观念引入国内语言的调查研究。他是较早开拓汉语方言语法领域和较早关注语音节律对汉语语法影响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语法研究的语音平面”“语用优先”“唯补词”“无标化”“语言库藏类型学”“显赫范畴”“原生重叠和次生重叠”“(去)叹词化”等新概念,也是在国内较早研究框式介词、联系项、语法化中的更新强化和叠加、关系化、标句词、附缀(化)等的学者。刘丹青是语言类型学在中国普及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还主持编制了多种新型方言语法调查问卷,主持创建了两个方言语法语料库,编著了《语法调查研究手册》。

目 录

苏州方言的发问词与“可 VP”句式	(1)
语义优先还是语用优先	
——汉语语法学体系建设断想	(14)
语序共性与歧义结构	
——汉语中若干歧义结构的类型学解释	(26)
粤语句法的类型学特点	(39)
方所题元的若干类型学参项	(71)
汉语从句标记类型初探	(96)
汉语否定词形态句法类型的方言比较	(123)
语法学术语的象似性及其利弊	(151)
语言库藏类型学构想	(173)
汉语的若干显赫范畴：语言库藏类型学视角	(202)
“唯补词”初探	(229)
词类和词长的相关性	
——汉语语法的“语音平面”丛论之二	(238)
实词的拟声化重叠及其相关构式	(254)
汉语是一种动词型语言	
——试说动词型语言和名词型语言的类型差异	(275)

叹词的本质——代句词	(303)
对称格式的语法功能及表达作用	(324)
试谈两类“同位语”的区别	(331)
汉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类型学考察	(339)
作为典型构式句的非典型“连”字句	(363)
“有”字领有句的语义倾向和信息结构	(386)
语法化中的更新、强化与叠加	(410)
先秦汉语语序特点的类型学观照	(436)
重新分析的无标化解释	(460)
原生重叠和次生重叠：重叠式历时来源的多样性	(486)
汉藏语系重叠形式的分析模式	(509)
汉藏语言的若干语序类型学课题	(526)
谓词重叠疑问句的语言共性及其解释	(547)
亲属关系名词的综合研究	(572)
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数量及序列	(586)
吴江方言[g]声母字研究	(593)
汉语类指成分的语义属性和句法属性	(605)
附录一 代表著作提要	(629)
附录二 主要论著目录	(631)
跋	(642)

苏州方言的发问词与“可 VP”句式*

0 引 言

以苏州方言为代表的一部分吴方言跟江淮官话、西南官话的许多方言一样,用“可 VP”式(朱德熙(1985))来表达普通话中是非问和正反问的内容。苏州话里起“可”作用的词是“阿”[aʔ¹],如“阿去去吗、去不去”。汪平(1984)曾对苏州话的“阿”及“阿曾”的合音“𪛗”[aŋ¹]作过较细的描写。近来,笔者在与谢自立等先生合作编著《苏州方言语法》的过程中,对“阿”“𪛗”及同类词的用法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和整理分析,找出这类词在苏州话中共有八个,并且发现在它们的使用中有好些以前未被注意的现象,涉及好多方面。这些现象不但有趣,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本文不拟重复对这类词和“可 VP”式的描写,而是从多种角度来分析它们的一些特殊现象。

1 词 与 非 词

“阿”通常跟后面的词语组成一个表示发问的短语,如“阿去”。

* 本文曾以《苏州方言发问词面面观》为题在全国首届中青年语言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西安,1987年)上报告过,这次发表作了修改,文中有些问题曾与谢自立、石汝杰、汪平、张家茂等先生讨论过,获益良多,谨致谢忱。

但是,有些紧接在“阿”后的成分已不成词,而与“阿”凝合成一个词。这样,跟“阿”一样具有发问作用的词就形成了一批,连同“阿”共八个,它们都含有“阿”这个发问语素。我们总名之为“发问词”,列举如下:

阿 阿要 阿是 阿有啥 阿有介事 阿作兴 阿犯着

“阿”后成分不成词的情况有所不同。“阿”是因为合音,且“曾”从不见单用。其他词情况要复杂一些。

“阿要”、“阿是”和“阿有啥”有时分别是两个词和三个词,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要、是、有啥”都失去原义,跟“阿”凝固成一个词。下列对比反映了这一区别:

- (1) a. 侬阿要铅笔你要不要铅笔? b. 侬阿要快活你多快活呀!
 (2) a. 侬阿是医生你是医生吗? b. 侬阿是勿去你不去吗?
 c. 侬阿是眼睛近视你眼睛近视吗?
 (3) a. 侬阿有啥想法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b. 侬阿有啥勿去你怎么竟然不去?

以上 a 句都可以去掉“阿”而变成句意相同的陈述句,“要、是、有、啥”都是独立的词。b 句、c 句则不行。(1b)句“阿要”专表实为感叹的反问,(2b)(2c)两句因为在否定词或名词前一般不用“阿”,所以改用“阿是”,(3b)“阿有啥”也专表实为感叹的反问,后面总是接动词性成分。这些“阿要、阿是、阿有啥”不能拆开,合起来才成词。(1)中的两个“阿要”声调也不同:a 句“阿要”不发生连读变调[aʔ ɿ iæʋ],b 句“阿要”则要按紧密的广用式变调[aʔ ɿ iæʋɿ]来读。

“阿有介事”用于下列三种位置:

- (4) a. 侬赖学,阿有介事你逃学,有没有这事?
 b. 侬阿有介事赖学你是不是逃学?
 c. 阿有介事侬赖学是不是你逃学?

“有介事”独立成词,意为“有这事”,并可用作对(4a)句的回答,因此a中的“阿有介事”似可分析为两个词(“介事”不成词)。但一般的“阿有”间可插入别的成分,如“阿一直有病”,而“阿有介事”中插不进任何成分,凝固性强,仍宜看作一个词。b、c两句中的“阿有介事”已不能译为“有没有这事”,是副词性的,也不能用“有介事”来作答,只能答为“是葛是的”等。因此所有“阿有介事”本文都看作一个词。

“阿作兴”有副词性和助动词性两种用法,副词性表示“可能不可能”,助动词性表示“情理上应该不应该”。两种用法在陈述句中的情况不同,如:

(5) a. 小张阿作兴已经来哉?

——*勿作兴。

——作兴葛可能的。

b. 小千阿作兴骗人小孩该不该骗人?

——勿作兴。

——*作兴葛。

a句“阿作兴”是副词性的,“作兴”可单独用在陈述句中,“阿作兴”是两个词。b句“阿作兴”是助动词性的,不存在肯定形式“作兴”,“阿作兴”是一个词(“勿作兴”也是一个词)。

“阿犯着”在陈述句中也像助动词性的“阿作兴”一样,只有否定式“勿犯着”,没有“犯着”,因而“阿犯着”也只是一个词。

以上分析实际上也已大致反映了八个发问词的基本意义和作用。

2 分类与合类

学界向来把“阿”这种发问词归入副词,就句法功能而言这是合理的。可是,苏州话中的这类词已达八个,而句法功能各异。若“阿”归

副词,那么“阿有介事”就得据出现位置分归动词和副词,“阿作兴、阿犯着”则归助动词。汉语的代词从前也曾被分别归入代名词、(指示)形容词、(疑问)副词等,但这种分类的做法终究被合类的做法所取代。这是因为代词在语用上的共同性(指示、代替)比句法上的差异性更为重要(虽然当时还未有“语用”一词)。据此,“发问词”也宜合为一个独立的词类,而不是分归数类。因为它们在语用上的共同性(发问)也比句法上的差异性更为重要,况且,它们还有共同的语素“阿”。

3 是非问与正反问的合璧

苏州话用发问词构成的句子属于是非问句。苏州话中没有“去不去”这样的正反问句,但可以在肯定和否定形式之间加进连接助词“勒”[lə]构成“去勒勿去”这种正反选择问句,比普通话的“去不去”更接近于选择问句,相当于“去还是不去”。如:

- (1) a. 僚到底去勒勿去?
- (2) a. 山东地方冷勒勿冷?
- (3) a. 僚碰着俚勒勒碰着俚你碰到他了还是没碰到他?
- (4) a. 俚买得起勒买勿起?

但在实际语言中,比这种正反选择问句更常见的是在谓词前再加上发问词。如:

- (1) b. 僚到底阿去勒勿去?
- (2) b. 山东地方阿冷勒勿冷?
- (3) b. 僚阿碰着俚勒勒碰着俚?
- (4) b. 俚阿买得起勒买勿起?

这是一种是非问句与正反问句的合璧。可见“阿”不但能用于是非问句,还能用于正反选择问句,不过“阿”在其中是个羡余成分,只起强化疑问语气的作用。

在苏州话中,主宾语的位置上不能出现是非问的形式,而只能出现正反选择问或上述合璧形式。如:

- (5) 去勒勿去我作勿落主去还是不去我作不了主。
- (6) 我勿管俚阿去勒勿去。
- (7) 小菜阿多勒勿多勿搭界菜多不多没关系。
- (8) 问问清爽俚阿吃荤勒勿吃荤。

4 是非问与特指问的合璧

丁声树等(1961: 210—211)指出,普通话中特指问如不用“呢”而用“吗”,就由特指问变成了是非问。如“他上哪儿去了(呢)”是特指问,“他上哪儿去了吗”是是非问。与之对应的苏州话,应是“俚到哪搭去哉”和“俚到哪搭去哉”。但事实上,苏州话中的后一句并不是单纯的是非问,而是是非问和特指问的合璧,它包括了两方面的疑问内容:一、他出门了吗?二、他上哪儿去了呢?回答的时候,肯定的只针对二(特指问)作答,因为这已经以出门为预设;如果是否定的,则只对一(是非问)作答,因为这已经否定了对二作答的可能性——没有出门,自然谈不上某个地方了。如:

- (1) 俚到哪搭去?
——(肯定)办公室。
——(否定)勒。
- (2) 俚阿买点啥物事?
——(肯定)两包“牡丹”。
——(否定)勿买。
- (3) 我阿要喊几个人帮忙?
——(肯定)两三个。
——(否定)勒喊哉。

肯定的回答也可以先后就两个方面作答,如对(2)答为“买葛买的,买两包‘牡丹’”,但这种表达因啰唆而不常见。

是非问和特指问合璧的问句是一种很经济的表达形式,在口语中极为常见,以至有时候根本不存在是非问,只有特指问的场合,也习惯加个“阿”,如:

(4) 僚篇报道阿写几千字? ——两千字。(无否定)

报道自然要写字,不存在“写字吗”的问题,全句纯粹是特指问,“阿”纯属多余。这种类化作用下产生的“阿”在苏州话中也很常见,再如:

(5) 第三小组阿有几个人?

(6) 今朝演出阿有哪两个演员出场?

(7) 宴会浪上阿碰着点啥人?

5 疑问与反问、感叹、祈使

据黄国营(1986)观察,现代普通话中的“吗”字是非问句已更多地用于无疑而问的反问。这里的反问指形式上的疑问,实际上的否定,如:

(1) a. 你能去吗? ≈ b. 你不能去!

(2) a. 你不能去吗? ≈ b. 你能去!

苏州话“阿”字句用于无疑而问则有两种情况。如果句末带语气词“啊[a]”,跟“吗”字反问句一样实为否定。如:

(3) a. 僚阿好去啊? ≈ b. 僚勿好去!

(4) a. 僚阿勿好去啊? ≈ b. 僚好去!

如果句末不带“啊”,则不是否定,而是正面肯定,译成普通话“吗”字反问句时要把肯定与否定对换。这种“阿”多用在形容词性成分前,译成“多么”更自然一些:

- (5) a. 俚考试第一名,阿开心杀?! ≈ b. 俚考第一名,开心杀! ≈ c. (普通话)他考试第一名,不高兴死了吗?! ≈ d. (普通话)他考试第一名,多么高兴啊!

这样,无疑而问的“阿”字句分成了两类:否定类((3a)(4a)),肯定类((5a))。进一步可以发现,能用于无疑而问的发问词有的也具备“阿”的两种作用,有的只具备其中一种,因而可以分成相应于上述两种用法的两类,即否定类:阿(带“啊”)、阿是(带“啊”)、阿、阿作兴、阿犯着;肯定类:阿(不带“啊”)、阿是(不带“啊”)、阿要。下面分别举例。

否定类:

(6) 便宜葛勿买买贵葛,阿是铜钿用勿脱啊便宜的买买贵的,难道钱用不掉吗?!

(7) 养俚几年,阿亏待过俚?!

(8) 学生子阿作兴骗老师学生可以骗老师吗?!

(9) 俚阿犯着白跑一趟你犯得着白跑一趟吗?!

肯定类:

(10) 我老早讲老张会来葛,阿是勿错我早说老张会来的,没错吧!

(11) 小玲三门侪是一百分,阿要聪明小玲三门都是一百分,多聪明啊!

(12) 新婚夫妻要分开几年,阿要勿舍得多舍不得呀?!

“阿有啥”作为无疑而问的发问词,同时具有双重性质。句子所述客观内容是事实(近于肯定类),说话人主观上对此又是出乎意料甚至颇为不满的(近于否定类),相当于“怎么居然”,如:

(13) 爷娘省吃俭用供俚读书,俚阿有啥一点点也勿用功……他怎么居然一点儿都不用功?!

(14) 我帮仔俚忙,阿有啥俚反倒讲我坏话?!

发问词不管用于否定类还是肯定类,都是用疑问形式表达感

叹的内容。此外，“阿有啥”还用于表示祈使或意愿，不过语气较弱，表示说话人对祈使能否被接受或意愿能否实现并无把握，只是一厢情愿。如：

(15) 僚阿有啥就代我去一趟吧！

(16) 僚阿有啥早点转来，屋里今朝事体多你能不能早点回来，家里今天事情多。

(17) 阿有啥俚看我年纪大，相帮我背脱点物事但愿他看我年纪大，帮我背些东西。

事实上，苏州话发问词中的“阿要、阿有啥”从不用于有疑而问。但由于它们构成的句子在语气上跟“阿”字用于无疑而问的句子同属一类，不同于纯粹的感叹句、祈使句，所以它们仍属发问词。

6 疑问程度与预设

在发问时，发问人从毫无所知到几乎全知，疑问程度各不相同。对于是非问句来说，疑问程度是对命题真假所作判断的认定程度。假如把这种真假值分为五等，那么分别是 0、1/4、1/2、3/4、1(黄国营(1986))。真值为 0 时，是无疑而问的否定；真值为 1 时，则是无疑而问的肯定；真值为 1/4 和 3/4 时，分别倾向于否定和肯定。借用这个真值系统，可以把苏州话的发问词按其一般用例列成如下系列：

阿作兴 阿犯着	0
阿 齣	1/2
阿是 阿有介事	3/4
阿要	1

以上各词，“阿、齣”用于完全的有疑而问，“阿是、阿有介事”用于已